

宁波市

方志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杨明祥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市方志研讨会论文集/杨明祥主编.—宁波：
宁波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80743-899-1

I. ①宁… II. ①杨… III. ①方志学—宁波市—学术
会议—文集 IV. ①K29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5437 号

宁波市方志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杨明祥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 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责任编辑 吴波 白杨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899-1
定 价 80.00 元

《宁波市方志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主 编 杨明祥

副主编 龚蜀东 韩小寅 傅建闽 邵建鸣 卞银江 黄港洲

编 辑 王 僖 高曙明 樊建怀 孟俊权 杨海红 樊孟军

王海萍 张水利 傅淑英 张世清 刘士岭 朝泽江

李青松 胡国忠 张伟杰 王 益 李维昶

前　　言

宁波是方志之乡。历史上编纂的宋元四明六志享誉全国方志界，民国时《鄞县通志》被誉为“中国方志的高峰之作”。新中国第一轮修志编纂出版的《宁波市志》及《慈溪县志》荣获全国一等奖。从2002年开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在全市范围有序推开第二轮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如何发扬传统并在原有基础上开拓创新、编修完成具有高质量的地方志书，是我们从修志伊始就一直在思考和关注的命题，也是我们不断进取的工作目标。

方志专家魏桥在第一轮修志时就提出：“不研究新时代的修志理论，编志就会失去主见，不是照套旧志的体例，就是硬搬外地的编法，结果就可能忽视我们时代的特点和自己地方的特色，编不出一部成功的方志。”从历史上看，方志理论就是在对具体的修志实践进行分析归纳中逐渐形成，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充实和升华之后，用于指导新的修志活动，循环往复，不断提炼，不断提升，不断发展的。二轮修志记述的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旧的方志理论及修志方式显然已经难以完全适用新形势下的修志活动。在当前的修志实践中，认真梳理过去的修志经验，思索工作进程中发现的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提炼形成新的修志观点，并进一步升华成为方志理论用于指导修志的实践，是保证我们二轮修志秉承传统、提升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和必由之路。

在二轮修志任务非常繁重的情况下，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开展理论性的探索和研究是很难做到的，需要建立制度、统筹规划方能予以保障。从2008年开始，市地方志办公室坚持每年召开两次方志专题理论研讨会，针对二轮修志中的共性问题及修志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先由各县（市）、区地方志工作机构提出研讨专题，经市本级方志工作机构审定后提前下发各地，要求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完成并提前上交相关论文。其后召开研讨会，开展交流沟通，互相启发借鉴，努力形成共识，推动工作开展。这种形式的理论研讨活动已开展三年多，共召开研讨会七次，相继对市县两级修志如何互动、地方志在新形势下的运作及组稿方式、地方志怎样反映地域特色、怎样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修志工作、志稿编纂中资源的整合和统筹、地方志材料搜集、地方志纲目设计、初稿撰写、总纂与磨稿、方志文献的传播与利用等主题展开较为深入的探讨，形成一批初步的成果。这种边实践、边学习，边探索、边创新的做法，对我们积极推动市县（市）区的二轮修志工作，逐步建立健全方志理论研究的制度体系，从而提高地方志书的编纂质量，保证地方志事业的科学发展已经开始显现出重要作用。

历次研讨会先后收到相关论文近百篇,现从中挑选 71 篇结集出版。这些论文涉及机构运作、指导思想、发凡起例、纲目编排、志稿撰写、特色反映、开发利用等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汇集、展示了宁波市县两级方志工作部门及承编单位专业人员、相关专家学者对地方志编纂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宁波市方志研究的面貌和成果。论文作者大多数是来自修志一线的实践者,限于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的论文观点还不是非常成熟,甚至只是一些想法,就论文编写的要求而言,有些可以说不够规范也难以称为理论研究,但考虑到这些内容真实地记录了我们修志的过程,或许对以后修志实践有一定指导和借鉴作用,故仍然收录入集,以保存我们对修志工作的点滴思考和不断探索。我们将坚持二轮志书编修与理论研究同步推进,以期编纂出版质量较高的地方志书和论文续集,使二轮修志中志书编纂与方志理论研究、方志学科建设共同结下累累硕果。

编者

2011 年 12 月

目 录

清初宁波的外志——高宇泰《敬止录》	陈 鑫 钱茂伟(1)
由旧志续志的编修特点看当前二轮续志	沈松平(13)
传统学术、现代学科与地方志编修	钱永兴(35)
方志与博物学精神	钱永兴(44)
方志体例回眸	林志龙(50)
民国“史法化”修志方案与当代修志的“观念设计”	钱永兴(57)
从大纲设置谈市与区的修志联动	姚志浩(63)
修志过程中的四种篇目	钱永兴(67)
突破城市区志传统篇目架构的几点思考和实践	胡再恩(74)
科学调整志书篇章结构的实践和思考	郑世晟(76)
关于《江北区志》纲目编排的思考	黄朝贵(79)
一切从实际出发	
——关于《江北区志》纲目调整的设想	竺建定 戴光中(84)
调整篇目结构是现实的客观要求	高训贤(86)
浅探城市区志纲目设计	
——以《鄞州区志》为例	谢富国(89)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修志纲目设计	包柱红(94)
《奉化市志(1989—2008)》总体篇目设计介绍	汪 权(96)
不断修改完善,力求科学合理	
——浅谈《奉化市志(1989—2008)》的纲目调整	陈黎明(100)
重视志书篇目的设计	王兴满(103)
按照“两个特色”完善好志稿纲目	袁哲飞(107)
谈志书的资料工作	陈黎明(110)
地方志材料搜集的路径设计	包柱红(114)
浅谈二轮县(区、市)志编修材料搜集整理“四步法”	杨鹏飞(118)
方志地方特色的“散点透视”表达	钱永兴(122)

目 录

地方志在新形势下的运作及地域特色的反映	张利君(129)
紧密联系江东实际 反映地域主要特色	余仁令(133)
浅谈《北仑区志》地域特色	高训贤(139)
在二轮修志中如何体现余姚的地域特色	徐泉华(141)
《慈溪市志》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构想与设计	胡岳鹏(143)
二轮修志如何反映地域特色	陈黎明(146)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推动全市地方志事业的科学发展	杨明祥(150)
以科学发展观精神指导地方志编纂工作	陈黎明(165)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二轮修志工作	徐卫东(168)
科学发展修志 志修科学发展	袁哲飞(172)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促进象山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	钱永兴(176)
十论地方志编纂中的整合与统筹	胡再恩(178)
二轮修志要充分体现“三性”	徐泉华(182)
对地方志书编纂中资源整合利用的初步思考	邵建鸣(184)
续修市志如何反映所辖县(市)、区的内容	汪 权(189)
城市区志的源起与特点	王 蓓(191)
关于城市区志“不越境而书”的思考	黄朝贵(194)
当前区志编纂中遇到的几个问题	高训贤(198)
关于城区志编修若干问题的思考	包柱红(202)
对城区新修志的运作及组稿方式的思考	刘莉莉(206)
镇海区修志形势分析及对策研究	陈 兵(210)
运用政府组织优势 广揽专家学者修志	郑世晟(213)
整合人力资源 提升编修效能	谢富国(216)
努力使志稿编写向又好又快推进	
——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志稿编写漫谈	黄朝贵(219)
在编写志书实践中的几点思考	柳中渝(223)
二轮修志中的两个难题	陈 兵(226)
志书编写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徐卫东(232)
关于“创新”的漫想	陈 兵(235)
续志“继承与创新”若干问题浅论	
——兼谈《余姚市志(1988—2010)》编纂纲目	岑华潮(238)
均质的宏观与精彩的微观:试论志书如何反映城市发展中人的活动	高曙明(242)

“人物简介”不宜入志

——关于“生不立传”与“人物简介”的思考	柳中愉 (249)
结合区情实际设置和编纂环境与经济部类	刘莉莉 (254)
重视志稿总纂工作 全面提升志稿质量	杨明祥 (258)
浅谈区志总纂要把好五关	高训贤 (264)
志稿总纂中有关经济数据若干问题处理的探讨	丁秉懋 (267)
论志稿的统稿与总纂	钱起远 (271)
二轮修志统稿探微	胡审严 (277)
磨稿论	黄朝贵 (279)
浅谈志稿的磨砺	刘莉莉 (284)
方志编纂中文献引用问题试探	俞信芳 (290)
论民间写本文献在地方志编纂中的应用	钱永兴 (315)
涉水深兮得蛟龙	
——关于宁波地方文献的整理	俞信芳 (330)
中国类书的特色与方志文献数据库的开发	周乃复 (332)
方志文献数字化实践研究	杨明祥 龚蜀东 邵建鸣 高曙明 (339)
方志是研究地方史的向导与基础	
——以宁波文物考古工作为例	林士民 (348)
与时俱进,努力提高年鉴的实用性	孟俊权 (355)
学习贯彻《条例》 修好地方志书	樊建怀 (358)
努力将传统的方志文化发扬光大	
——写在《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两周年之际	黄朝贵 (361)

清初宁波的外志——高宇泰《敬止录》

陈 鑫 钱茂伟

内容提要:经考订,高宇泰的生卒年为公元1614—1678年。高宇泰的家族是宁波大族、医药世家。高宇泰生平著述很多,现存《雪交亭正气录》、《敬止录》。敬止录,就是敬重的故乡历史记录。历史意识浓厚的高宇泰希望改变淘汰旧志的习惯,将旧志中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汇编起来。《敬止录》成书至少在康熙十一年(1672)之前,成书后,只有钞本传世。此书目前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烟屿楼钞本,一是伏跗室钞本。从篇目上来看,烟屿楼钞本比伏跗室钞本更为全面。《敬止录》不如官修志书完备。这种以私修为主,内容不全的、以资料为主的志书,不妨可称为外志。作为迄今留存下来第一部比较完备的鄞县县志,《敬止录》不仅有高宇泰自己的记载,还录有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值得整理出版。

关键词:明清方志 外志 高宇泰 《敬止录》

明末清初的东南地区出现了不少有特色的私修志书,如徐献忠(1493—1569)的《吴兴掌故集》^①、何镗(1507—1585)的《括苍汇记》、董斯张(1587—1628)的《吴兴备志》^②、谈迁(1594—1657)的《海昌外志》、赵维寰(1563—1644)的《宁志备考》^③、杨德周(1579—1648)的《玉田识略》、徐承烈(1730—1803)的《越中杂识》^④,这是中国方志学史研究上一个颇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拟对高宇泰《敬止录》有关情况作一分析。

一、官员型学者的高宇泰

高宇泰(1614—1678),初字元发,改字虞尊,别字隐学,晚年自署宫山、隘夫、檠庵,学者称为檠庵先生。^⑤浙江宁波府鄞县人(今宁波市区人)。

高宇泰的生卒年,其实可以考订出来。全祖望称高氏“尝自言得年六十当死;及六十,竟

①陈斌.《明代华亭诗人徐献忠简谱》,《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4期。

②邢舒绪.《董斯张的〈吴兴备志〉》,《浙江方志》2000年第4期。

③有关《海昌外志》、《宁志备考》情况,详参钱茂伟、柴伟梁.《遗民史家——谈迁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61页。

④陆林.《由稀见方志〈越中杂识〉作者缘起》,《文献》2002年第2期。

⑤(清)全祖望.《全祖望鮚倚亭集》卷14《明故兵部员外郎檠庵高公墓石表》,朱铸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3页。

无恙。次年戊午，无疾而逝。”^①“戊午”为康熙十七年（1678），享年61岁，则为万历四十六年（1618）生。此处所谓“六十”，可能有误。高宇泰本人说到耆社九成员年龄时，称“宇泰亦甲寅”^②，则为万历四十二年（1614）生。本人的说法应该是准确的。如此，加上61岁，则为康熙十三年（1674）卒。实际的状况是，康熙十三年以后高氏仍在写诗，如《丁巳季春，东皋王衍基招同人看玉兰牡丹》，‘丁巳’已是康熙十六年了。由此看来，高氏卒时不止61岁。再细看《丙辰除夕》中“又尽余生六十三”，丙辰为康熙十五年（1676），由此往上推到万历四十二年，正好63岁。可见，“高宇泰生于万历四十二年”之说不误。那么，全祖望何以会说“六十”？再看《丁巳除夕》：“先子推余命，难免在今年。予亦稍解此，终岁恒惕然。甲子周更四，《易》卦数已全。今年终未济，水火正相煎。履险已到头，饮酒且留连。尧言寿多辱，不如沟壑填。讵意未即殄，依然此灯前。来岁更若何？生死一任天。万事吾何有？洗足上床眠。”由此可知，高斗枢预言的高宇泰的鬼门年是64岁，那也正是《易》卦数。全祖望所谓“六十”，当为“六十四”之误。过了除夕，就是康熙十七年，这倒与“次年戊午，无疾而逝”符合。如此，高宇泰卒时已经65岁了，不是61岁。

高宇泰的家族是宁波大族、医药世家。高氏本是一个北方家族，南宋初由汴徙鄞，始为鄞人。在宋代，著名人士有高元之（1142—1197）。^③洪武初，有高明善，人称安敬先生。在高宇泰的直系祖先中，有一个名医叫高士，人称志斋先生，有《灵枢摘注》。高士的父亲是高文（官驿丞），祖父是高谦。^④由此可知，嘉靖间名医、《针灸聚英》的作者高武是高宇泰的从祖。这解决了长期困惑学界的两个问题，一是高武是高斗魁的祖先，二是高士与高武的关系。高士生高萃（1544—？），为万历二年（1574）进士，万历二十六年（1598）官广东肇庆知府。^⑤高萃生高穗，官光禄寺署丞。^⑥高穗生五子，即高斗枢、高斗权、高斗魁、高斗开、高斗弼。

高宇泰是高斗枢的长子，很有才学，性忠醇。^⑦“辛、壬之际，予得附坛坫之末，共主南湖社盟。”^⑧即崇祯十四、十五年间（1641—1642），曾主南湖社。明朝灭亡时，他刚好31岁。对明亡感到非常痛苦，发出“贫贱不容讥世事，惟将血泪对山樵”^⑨的感叹。“国难后，（全美

^①（清）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方祖猷等点校，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中册，第257页。

^②（清）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中册，第290页。

^③（宋）楼钥.《攻媿集》卷130《高端叔墓志铭》，《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④《万历二年进士登科录》，《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

^⑤（清）李卫等.《浙江通志·高萃传》，《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⑥（清）黄宗羲.《黄宗羲文集·高旦中墓志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7页。

^⑦（清）全祖望.《全祖望鮚埼亭集》卷14《明故兵部员外郎槩庵高公墓石表》。

^⑧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张寿镛辑：《四明丛书》，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3613页。

^⑨（清）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中册，第260页。

闲)自以明室世臣,不仕异姓,集亲表巨室子弟为弃繻社。”^①杨氏、陆氏、董氏、周氏、李氏、施氏、徐氏等子孙均参加了,高宇泰是成员之一。

次年,因父亲之功,南明鲁王政权准荫一子,但还没来得及授职,鲁王政权便陷落了。征得父亲同意,高宇泰散尽家资资助军队,辅佐钱肃乐(1606—1648)起兵抗清,得到监国鲁王的手谕奖励,被认为是江东的栋梁之才,授予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一职,参与江东的军事。此次战争计划达到划钱塘江而治的目的,人称“划江之役”。顺治三年(1646)六月,清军下浙东,鲁王政权退守舟山。冬季,退守海上的鲁王政权发来文书,被清军截获,高宇泰被捕入狱。后通过行贿手段被人救出。高宇泰自己也写到:“忆自丙戌(1646)仲夏,清师渡钱塘。余自里中奉母入山。迄孟冬之望,有蜡书从海上及余,为侦者所得;夜将半,有十余骑逮余去,严讯数四。余忍楚不承,锢狱两阅月,终以贿脱。”^②高宇泰母亲徐氏,经历了勋阳之围及清初斗争,决意入太白山中学佛。于是,高宇泰陪母亲入山,结茅而居,法名本通。高宇泰有《丙戌六月野哭诗》云:“寄语从亡诸臣子,困厄自应智勇出。小臣奉主失扈从,独坐深山涕如雪。”可知这年六月高宇泰在太白山的深山中。

顺治四年(1647)春,父亲高斗枢差人到鄖,告诉他清兵下浙东,同时家中遇难。高斗枢急忙购舟东归。五月,到宁波。顺治五年(1648)夏,华夏(?—1648)、王家勤(?—1648)等人准备发动起义,与舟山海师结合,内外结合,收复甬城。众人推举高斗枢主持军务,高宇泰也参与了此事。由于谢三宾的告密,起义失败,史称“翻城之役”。事后,有位顾姓降臣检举时涉及高斗枢、高宇泰,于是父子俩一起被捕入狱。其宾客向清廷官员认贿,二人又被释放出来。高宇泰称:“其明年(1647),吴、楚路通,家君自西楚归;而华、王诸公朝夕过从,促膝论兵。自夏徂冬,事垂成而忽败,而华、王诸公相继就缧绁矣。逾月,为戊子人日,并逮家君送省狱;锢余及妻孥于一室,数狠卒守之。数月而事得解,盖华先生有手书难泯灭,而家君幸无迹可据耳。寸丝刃器,皆没入虏,止幸存残息;而华、王诸先生,于五月就刑。”^③虽然得脱大难,但高氏全部财产被没收,家道中落。华夏临终前给高斗权信称:“但所望者,勿以仆故而从此杜门,置国事于不问,斯由令我没而犹视者也。”^④不幸的是,不少人确实受到打击,如高斗枢被迫杜门谢客。李杲堂(1622—1680)与高宇泰同难,“几至覆家,尊甫仪部公(李樞)殉焉。自后,杲堂销声匿影,健户著述,迄今已二十余年,门庭晏如,岁时无闻”。惟高宇泰没有颓废,意志更加坚定。顺治十二年(1655),高宇泰作《怀游诗》称“予年三十前,游迹未广,不及揽中原之盛,辄当世患,逋伏十年,坐而待老”。可见,他一直生活于深山之中。

顺治八年(1651),清兵发动舟山战役,鲁监国政府败亡。顺治十五年(1658),朋友黄宗

^①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8《族祖莘翁先生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②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第3605页。

^③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中册第233页。

^④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中册第301页。

羲希望高斗枢写下守勋始末,于是高斗枢花了几天时间,完成《守麋纪略》一卷。^①由此可知,黄宗羲开始有意识地记载明末清初历史。

康熙元年(1662)春,海上鲁王残兵投降,进入浙东,高宇泰第三次受牵连,入省城杭州监狱,其父则被软禁在家中。接着,发生诗祸,高宇泰涉案,与其儿子弃宣一起被关押了长达两年。康熙三年(1664)三月,刚刚获释后不久,高宇泰第五次被捕。虽然高斗权、高斗魁等努力营救,却失败了,由此,他在狱中度过了近三年时间。《狱中和友人韵》云:“久矣沈冥十载余,萧萧白发渐盈梳。长自分山中老,密网难教天外疏。”《三月三日对簿即事》一诗说明高宇泰曾到公堂对簿。《读陈同父集感赋》曰:“予生逢百罹,危狱频遭凶。”《初度》云:“我生自悼逢多难,岂从缧绁望长年?即将祈死犹为晚,纵令全生只自煎。”《黄晦木入狱省予》一诗说明他被执杭州监狱之中。高宇泰虽身在狱中,但在狱中还依然弹琴、赋诗、说经,面不改色,大义凛然。在狱中,他读《易》度日,完成了《礼贯》一书。到了康熙三年的腊八日,高宇泰终被救出。这三年是高宇泰最为倒霉的时间段。高宇泰本来是不饮酒的,出狱后便开始饮酒,时人称为“酒人”。

康熙四年(1665)腊八日,高宇泰夫人钱氏卒。《哭钱宜人》中“三子俱丧穷可怜,独留一女发垂肩”,可见家庭之受牵连。康熙七年(1668),有人劝他纳妾,高宇泰作《和废翁叔韵》“漫说花间犹有梦,灰心酒后已无歌”,婉言谢绝。高氏家族与黄宗羲兄弟有非常密切的往来关系,《寄情黄太冲》有“平生有志叹成虚,愿以残年侍隐君”之句,表达了向黄宗羲学习的心愿。康熙八年,黄宗羲贻诗高斗权,要求共同讲学,高宇泰回诗一首。康熙九年(1670),三叔高斗魁卒。不久,其父高斗枢也卒,享年七十七岁。^②据此,高斗枢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高斗枢有《守麋纪略》一卷、《蚕瓮集》二十四卷和《宦历漫记》。

高宇泰爱结交朋友,但其门槛较高,不轻易与人结交,明朝遗民之中品格稍有虚与委蛇的人便不与之结交。他曾批评谢皋羽月泉吟社入社成员过滥,说:“谢皋羽(谢翱,字皋羽)之为人,尚矣。然吾观其主月泉吟社之席,同社至二千余人,兹二千余人者,能保无失行之士在其中?是则可以已而不已者也!夫以王炎午之末路,尚有惭德,况彼二千余人者耶!”^③由此可以管窥其交友之道。他的朋友,多为忠义之士。如明代贡生林时跃(1609—?),字遐举,号荔堂,鄞人。与华夏、王家勤辈为讲社,人称“鹤山七子”。弘光元年(1645)入太学,钱肃乐荐为大理左评事,直制诰。晋御史,未上,而江上师溃。林时跃遁入桓溪山中,犹恒豫时事。著有《朋鹤草堂集》、《明史大事记》等书。高宇泰与不少逃入佛门的人士交往。“自国难以后,凡遗臣世胄逃之竺乾氏者,盖多有之。予所得游其间者,抑有五人焉:瑞安汪幢、龙泉西炤、姚江道严、新安可立,及同里囊云,皆不忍降辱,一时洁身净土,皭然不欺其志,然亦各异焉。”^④

^①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上册,第189页。

^②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上册,第127页。

^③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中册,第256—257页。

^④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中册,第302页。

康熙十年(1671)二月二日,集耆旧诸公李邺嗣等九人于南湖为耆社,也称“南湖九子社”,高宇泰是司社之人。高宇泰早年参加过复社、弃繕社,这些社团具有文学和政治的双重性质,以探讨诗文、抨击不良政治、抒发思明之情为主。康熙十七年,高宇泰作《十老诗》,这是在最后一年完成的诗。

高宇泰生平著述很多,有《雪交亭正气录》16卷,今尚存。著《敬止录》40卷,集甬上文献掌故之精华。诗文集有《野哭集》、《怀游集》、《蓼圃集》、《知生阁集》、《屏山集》,最后都收录在《肘柳集》中,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里收录了《肘柳集》中的248首诗。^①曾从华夏学琴法,著《琴谱》,今已失传。

总之,高宇泰生于乱世之中,关注地方文献,是他作为官员型学者的一大特色,也是其遗民身份的一大特色。

二、《敬止录》的写作背景、过程、版本、性质

为什么要称为《敬止录》?敬是敬仰,止是最高境界。敬止录,就是敬重的故乡历史记录。这与高宇泰编纂《敬止录》的动机有关。“昔宋之亡,方凤、吴思齐、严允、谢翱之辈在婺,郑所南在吴,龚开在淮,葛庆龙在越,王炎午在豫章,其一时诗文,予多读之,不禁低徊慨然。因疑吾鄞在南宋人才最盛,斯时何无凤等一辈,足为吾甬上之重者?及予为《敬止录》一书,搜讨故实,乃得楼伯渊、史擅叟、陈天奇,俱以士人守义不屈,高蹈予处,风规足颉颃诸君间。然窃怪数人绝无诗文往复可寻之迹,文献放废至此,因并疑此时果仅此数人否也?”^②从这条记载来看,由清初的遗民事迹,进而关注元初的遗民事迹,是高宇泰编纂此志的动机之一。另外,在《敬止录》卷首小序中,高宇泰指出了自己编纂此书的缘由:“郡邑之志,类详夫今而略于昔,谓前既有载藉务重乎,其续之耳。卒之旧志散落,往古莫稽,此予之书所由著也。”^③方志不完全是史籍,更是用于现实政治参考的地方百科全书。详今略远,确实是中国方志编纂的传统。高宇泰希望改变这个习惯,重视历史文献的记录,反映出他的历史意识更浓一些。在一个方志刊刻不普遍的时代,往往是有新志,旧志就被淘汰,有时可能失传。所以,历史意识浓厚的高宇泰希望改变这个习惯,将旧志中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汇编起来。

高宇泰何时修此志?何时完成?由于史料阙如,了解甚少。从康熙十二年(1673)的《蕊泉却修郡志,有诗乞和,以予力劝其不赴也。步韵复之》来看,应与康熙十二年左右宁波府修府志、县志有关。康熙十一年(1672),鄞县知县朱士杰等编纂《鄞县志》20卷,今佚。康熙十三年(1674),万斯同、万斯选兄弟受令同纂康熙《宁波府志》,不传。先修县志,后修府志,这是符合传统中国修志常规的。由此可知,康熙十一年左右,宁波地方政府曾有一场方志纂修活动。

^①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中册,第257页。

^②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中册,第303页。

^③高宇泰.《敬止录》,杭州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高宇泰修《敬止录》，当与此活动有关。从他反对闻性道参加府志纂修来看，他显然同样是反对参加官修县志的。他们是遗民，不可能与清政府官员合作，参加官修方志活动。不过，他们是地方文化人，关心地方文献的记载，不能参加官修，但可以私修县志。全祖望称“先生作《敬止录》，未成而卒”^①，“未成”当指未刊刻，可旁证此书是临终前编纂的。另外，冯贞群在《宁属方志目》中称：“清徐时栋得其残本改编之，未刻。康熙《志》多采此书。”^②可知，《敬止录》成书至少在康熙十一年（1672）之前。洪焕椿则认为《敬止录》编于顺治初年。^③

《敬止录》成书后，由于无力刊刻，只有钞本传世。到了全祖望时代，《敬止录》仍秘藏而不易见，于是全祖望发出了“残断不复传”^④的话。“残断”是对的，因为今天看到的《敬止录》钞本仍是未排定卷册的本子。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徐时栋忽得其残稿，重新加以校刊、编辑，此为烟屿楼钞本。烟屿楼钞本后入宁波藏书家倪春如（1873—1958）“椿墅精舍”。椿墅精舍藏书后来流入上海汉口书店，其中的《敬止录》则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目前影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民国十九年（1930），冯贞群（1886—1962）在徐氏编本基础上进一步整理，成一手校钞本，此为伏跗室钞本。1960年，伏跗室钞本被转让给杭州古旧书店，后入藏浙江图书馆。“原来藏倪春如传基家，辛酉日向其假录此册，以事，未由假写其全。孙翔熊家藏有一种，不分卷次，有夏佩香校语，予曾寓目，冯贞群记。”孙翔熊（1879—1946）也是宁波藏书家，有“蜗寄庐”。夏佩香是镇海学人。1983年，杭州古旧书店据此本复印出版，编订为16册，此为目前流传最广的版本。

《敬止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敬止录》篇目。此书目前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烟屿楼钞本，一是伏跗室钞本。据烟屿楼钞本，《敬止录》卷一《沿革考》、《疆域考》、《城池考》，卷二《乡里考》，卷三《坊表考》，卷四至卷十《山川考》，卷一一至卷一七《学校考》，卷一八《仓储考》，卷一九《海防考》，卷二〇、二一《贡市考》，卷二二、二三《武卫考》，卷二四《遗事考》，卷二五《坛庙考》，卷二六至卷三一《寺观考》，卷三二《胜迹考》，卷三三《谷土考》，卷三四《岁时考》，卷三五《灾异考》，卷三六《方言考》，卷三七至卷三九《荟叢考》，卷四〇《历志考》，共40卷，21考。伏跗室钞本《敬止录》不分卷次，只分《历志考》、《学校考》、《寺观考》、《坛庙考》、《方言考》、《山川考》、《坊表考》、《街巷考》、《武卫考》、《贡市考》10考。与烟屿楼钞本相比，多了《街巷考》，缺少《沿革考》、《疆域考》、《城池考》、《乡里考》、《仓储考》、《海防考》、《遗事考》、《胜迹考》、《谷土考》、《岁时考》、《灾异考》、《荟叢考》。也就是说，从篇目上来看，烟屿楼钞本比伏跗室钞本更为全面。那么，从内容上看，差异有那么大吗？这是需要进一步比对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官修鄞县志的篇目。目前所知第一部鄞县志是康熙十一年（1672）朱士杰纂修的《康熙鄞县志》，此书未见传本，但尚可知道篇目。它分为沿革、疆域、分野、城隍、坊

^{①③}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中册，第261页。

^{②④}冯贞群.《宁属方志目》，转引自洪焕椿《浙江方志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页。

巷、乡隅、都图、市镇、村庄、风俗、岁时、节物、物产、学校、公署、邮舍、巡警铺、山川、兵制、赋役、户口、庙坛、第宅、冢墓、寺观、职官、名宦、选举、列传、列女、艺术、仙释、艺文、古迹、遗事、存疑等。现存第一部官修鄞县志是闻性道《康熙鄞县志》，分为总识、经制、形胜、利济、治化、敬仰、选举、品行、修辞、特艺、方外、杂记。

比较官修志书，《敬止录》的体例与内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由此可以肯定是一部地方志。不过，与官修志书又有一些不同。主要表现为内容并不全，特别是没有人物传。他只就自己关心的 21 个专题做了记载，这正是此志的个性所在。这种以私修为主，内容不全的、以资料为主的志书，不妨可称为外志。

三、《敬止录》的地位和学术价值

第一，《敬止录》是迄今留存下来第一部比较完备的鄞县县志。

四明地区的地方志编纂约始于北宋，但宋元时期以府一级方志为主，仅有一部李璜《鄞县记》，今已亡佚，不可详考。到了明代，县志编纂才逐步普及化。永乐间有《永乐鄞县志》，见《千顷堂书目》、《文渊阁书目》卷 20 新志类书目。《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五三载：“永乐间修，未刊。”这大概是鄞县第一部县志，但已经亡佚，其资料也了解甚少。除了《永乐鄞县志》外，未有史料显示有明一代有其他鄞县县志，但宁波府下辖其他各县的县志编纂活动却非常活跃。其中，奉化县 5 部：《永乐奉化县志》（今佚）、《景泰奉化县志》（今佚）、《弘治奉化县志》（今佚）、谢庸《嘉靖奉化县志》（今佚）、倪复《嘉靖奉化县志》。慈溪县 3 部：《正统慈溪县志》（今佚）、《正德慈溪县志》（今佚）、《天启慈溪县志》。象山县 3 部：《正统象山县志》（今佚）、《嘉靖象山县志》、《万历象山县志》。定海县 2 部：《正德定海县志》（今佚）、《嘉靖定海县志》。此外明属绍兴府、今属宁波市的余姚县 3 部：《正统余姚县志》（今佚）、《嘉靖余姚县志》、《万历新修余姚县志》。明属台州府、今属宁波市的宁海县 6 部：《洪武宁海县志》（今佚）、《正统宁海县志》（今佚）、《弘治宁海县志》（今佚）、《正德宁海县志》、《万历年海县志》（今佚）、《崇祯宁海县志》。明代宁波各县县志编修活动都很活跃，为什么鄞县却仅有一次编修记录？可能的原因是，当时鄞县是宁波府治所在地，有了府志，没有必要再修县志了。

清康熙十一年（1672），鄞县官方修志活动重新开始。当时鄞县知县朱士杰等编纂《鄞县志》20 卷，可惜没有留存下来。康熙二十二年（1683），鄞县再次修志，知县江源泽聘闻性道编纂县志。闻性道，生卒年不详，约与高宇泰同时代，字天乃（也作天遁），也字蕊泉、大直，宁波鄞县人，诸生。顺治八年（1651），清兵破翁洲，明将张肯堂全家死难，遗骸 27 具，他得悉后募乡民负遗骸出，分三大囊葬于茶山。闻性道也是遗民，但肯参加官方的县志编纂，这是他不同于高宇泰之处。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稿刊刻，人称“闻志”。王掞序云：“发凡起例，别具

卓识”，“其载事也核，其临文也慎”。据记载，闻性道修志时，曾参考过《敬止录》，“闻蕊泉修《鄞志》，多本于此”^①，“其后闻性道所改正者，皆本之”^②。冯贞群云：“清徐时栋得其残本改编之，未刻。康熙《志》多采此书。”^③可知，《敬止录》成书于“闻志”之前。所以，《敬止录》是迄今留存下来第一部比较完备的鄞县县志。

第二，《敬止录》里不仅有高宇泰自己的记载，还录有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考证资料。

《敬止录》重在历代方志资料的搜集。在一个旧志流传不广的时代，资料的搜集相当困难。正如他在卷首所言：“然予之为此极难矣，即如《延祐》一志，求之十余年，去腊始得见之。至人有其书，性忮不肯借人，先结交累岁，不胜卑谄，始获一睹。”^④由此可知，高宇泰为了搜集宋元旧志，付出了相当多的心血。

首先，《敬止录》对宁波地方志研究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敬止录》开篇即是《历志考》，对宁波历代地方志做了一个梳理，并对杨德周《历代志书辨》做了辨析，不仅保存了杨德周的这篇文章，而且弥补了其不足之处。《历代志书辨》里所列的历代宁波方志都是《嘉靖宁波府志序》里所载。高宇泰掌握了比杨氏更完备的史料，“举其所未备者”^⑤，增加了《明越风物志》、《开庆四明续志》、《永乐志》、《奉化志》、《桃源志》、《三茅山志》、《城南志》、黄宗羲《四明志》等志书的简介。此外，高宇泰还对《鄞江志》作了考订，认为不是鄞县志，而是福建的《汀州志》。这些工作正如高宇泰自己所说：“盖予幸而于《乾道图经》得见钞本之未全者，而《宝庆》、《延祐》、《至正》正续，迨我明《永乐》、《成化》、《简要》诸书俱得见之故，敢为之言，以补杨氏《历代志书辨》之缺。”

《三茅山志》系元代考功员外郎丰灼编订。据徐时栋《四明六志校勘记》云，泰定间，丰灼得写本三茅山旧志，归而订其舛伪，综核见闻，分门别类，分为2卷。但此书未见传本，实为遗憾。《敬止录》存王献元、任埙、陈耆卿三序，为我们了解此书保存了丰富的史料。

《城南志》系天启间里士范洪文纂，今佚，但《敬止录》存范洪文自序，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戴鲸（1481—1567），字时鸣，号南江，鄞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累官至福建左参议。《四明志征》系其嘉靖间纂，今佚，《敬止录》中存其《〈四明志征〉序》。

此外，《历志考》里还辑有很多志书的序文。这些序文至今在其他文献里都很少见到。如詹思《〈元重刻宝庆志〉序》、王元恭《〈四明续志〉序》、叶照《〈四明志征〉序》、范洪文《〈城南志〉小序》、刘釗《〈皇明成化志〉序》。还有一些序文虽然在《四库全书》的《浙江

^①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中册，第261页。

^②张寿镛.《四明丛书》，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3512页。

^③冯贞群.《宁属方志目》，转引自洪焕椿《浙江方志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页。

^④高宇泰.《敬止录》，第1册，第1页。

^⑤高宇泰.《敬止录》，第1册，第2页。

通志》中可以见到,但在信息不流畅的明清时代,《敬止录》收录这些序文也具有重大意义。宁波历代方志虽然留存不够完整,但有了这些序文,我们就可以对宁波方志史有更加确切的认识了。比如,根据罗浚《〈宋宝庆志〉序》得知,《宝庆四明志》修于宝庆三年(1227),绍定元年(1228)成书,而不是《天禄琳琅续编书目》所载的宝庆四年、《潜研堂文集》卷二九所载的宝庆五年。因此,《历志考》对宁波方志史的研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第三,对四明文献编纂的研究有贡献。

元明以来,地方上一个文献编纂传统,就是将区域性作者所写的零星文章汇集成书。宁波是宋元时代的东南文献之邦,所以,宁波学人的文献意识也特别浓厚。早在元代,郑芳叔就喜欢“搜辑故事,日识见闻”^①。他“乐于称道人,有一词之善,必手录之”,成《乡先生词翰》,开四明文献汇编先例。到了元末明初,郑芳叔孙子郑真继承前志,编纂了《四明文献集》。此后,李孝谦辑《四明文献录》、黄润玉辑《四明文献录》、李堂辑《四明文献志》、戴鲸辑《四明文献录》等。乡邦文献的受人注意且编纂成书,反映了地方文化建设的觉醒。《敬止录》对明代四明文献编纂研究的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保存了几篇稀见的序。如黄润玉(1389—1477)《四明文献录》,共收35位乡贤、9位任职宁波的官员,但是书太过简略,不为人所重,因而流传不广。《敬止录》载其书自序云:“皇朝天顺甲申,郡守湖南张公瓒询庙,而询及乡贤祠,慨念秦汉以来岂无其人。乃考郡志,得越大夫文公种而下四十五人,命工于文庙戟门西偏辟室二区,并仿崇祀像,设以奉祀焉。乃谓予宜述传赞,图小像,刊示后学,庶隐居行义士大夫俱得捧诵,景仰前修,斯亦补助风化之万一。”道出了此书成书之由。

李堂,字时升,号董山,鄞县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官至工部右侍郎,总理漕河。著有《董山文集》15卷。其《四明文献志》10卷,原名《四明乡社录》,此书今唯辽宁图书馆尚存一部,读者不易见到。《董山文集》有其自序,称:“乡社录者,录乡先生之祭于社者也。……易文献为乡社,以诸公述作未载也。当拟郑子之文献集而足成之,尚有待尔。每立传,先之国志,次以信史,证以郡典乡评,而儒先论断,用以折衷焉。凡一行一行,必附注其所从,示有证也。然旧录有当裁订,而继世不免增修,故不容不附以臆见也。”^②而《敬止录》保存的张邦奇序则称:“凡生乎吾土与吏焉者,其言论足以励世,词章足以阐道,是之谓文。德足以润身,行足以范俗,功业足以利民生,是谓之献。志先行实,后文词,本末之序也。……视黄公之录加详且博焉,然后见吾四明之士,文章勋业蔚乎炳然。”^③虽然近来也在《续修四库全书》本张邦奇《张文定公纡玉楼集》卷一找到了,但《敬止录》无疑是集中汇编者,更易读者使用。

^①李邺嗣.《甬上耆旧诗》卷三《训导郑先生芳叔》,《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②(明)李堂.《董山文集》卷十二《四明乡社录后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第44册,第493—494页。

^③张邦奇.《〈四明文献志〉序》,高宇泰《敬止录》,第1册,第11页。